

爲什麼君豪學長的逝世，會值得大家如此的哀悼，會引起大家如此的懷念？我在送殯歸途中，把這個問題不斷地在腦海中盤旋。就我和他四十年的友誼來觀察，他的確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敬仰和效法的。因爲篇幅所限，祇將就幾件事來談談。

君豪兄自畢業交大，進入申報以來，可以說，一直沒有離開新聞工作的崗位。他由記者、編輯、到副總編輯、總編輯、總經理、副社長、社長、而到發行人，逐步升遷，十足是一個職業新聞家。雖然他有很多機會可以做官，但他始終堅守崗位，不爲利祿權勢所動搖。這種專業精神，縱在外國，也很難得。他不但專一於事業，同樣，他更專一於愛情。他和夫人吳靜波女士結婚四十餘載，患難相依，形影不離。趙夫人常自認爲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子。

因爲家庭一片和諧，君豪兄的二子二女，也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薰陶，都有卓越的成就。他爲了享受天倫之樂，子女婚後，儘量留他們住在「老宅」裡。子女們對他也由盡孝道，承歡膝下。

君豪兄對於朋友，更是推誠相與，熱心相助。凡可幫忙之處，無不幫忙。受他照顧的朋友，不知凡幾。他尤其願意提拔後進，獎掖青年。許多現在在文壇上活躍的青年作家，都是他一手提拔的。我在交大附

中求學時期，因爲多場團費一事，與君豪兄正主持申報館汽車增刊輯務，並主編中國旅行社出版的旅行雜誌，他鼓勵我努力寫作，以稿酬來應付學用。後來我所以能安心讀書，完成學業，可以說完全出於君豪兄之賜。他類似這樣提携後進的例子，不勝枚舉。

他幫助人家，絕對不希望人家報答，可是人家幫助了他，他却千方百計的要酬謝。舉例來說，他的在民國四十九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考察，我僅從旁略予助力，可是他一直將這件事的功勞，放在我身上。常常逢人道及，使我深感不安。他的宅心仁厚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近年來，他名義上雖是臺灣新聞報的發行人，但很少去高雄。我和他見面的機會也比較多。不見面時，便在電話中長談。在他逝世以前，我們正共同計劃爲自由談雜誌出中菲友誼年專號，預定十二月出版。不料君豪兄在十一月五日便與世長辭了！我深知君豪兄一生心血，大半用在自由談雜誌上，所以在他逝世以後，曾經告訴他的公子，無論如何，不要讓自由談停刊。將來更要將自由談發揚光大，來紀念他在天之靈。現在聽說趙夫人已經擔任了自由談的發行人，君豪兄有知，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

永生

陳樹曦

「旅行雜誌」是民國十八年由「中國青年社」在上海出版的，那時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已經是它的愛護者之一。我喜歡旅行，也喜歡讀有風趣性的遊記，所以，每逢旅行雜誌出版，也就先親爲快了！尤其是，其中刊載了一篇張恨水的長篇小說：「滬平通車」，也是我最喜愛的讀物之一；張恨水雖然聲譽不太好，但是，那時在北方，他的小說仍是風靡一時的！我知道旅行雜誌的主編，是趙君豪先生，但是却不知道他是交大同學，也從未謀面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在京滬區鐵路局任運務處副處長兼上海總站長，與新聞界接觸的機會較多，但是與趙學長仍然是緣慳一面。

民國三十七年我奉調來臺，三十八年當選了交大同學會的總幹事，那時候的會員不過三百多人；後來大陸淪陷，很多的交大同學紛紛撤退來臺，都參加了同學會，會員人數高達千人，君豪學長也向同學會報了到，而且他是最熱心同學中的一個。交大六十週年紀念，倡導復校運動，設立電子研究所與募捐籌建校舍，他在宣傳與募款方面都盡了最大的努力。去年是七十週年校慶，同學會發起了籌建母校實驗館的運動，他雖常在南部，也盡了最大的力量。在臺十餘年來

，他幾度當選了同學會的理事或監事，只要他在臺北，都是有會必到，可以說是年長一輩的同學中一位典型的校友。

君豪學長在臺創辦了「自由談」雜誌，出版後，真是洛陽紙貴風行一時，在臺灣，辦雜誌是一件難事，文藝界中有一句流行的話，就是「誰要想害誰，勸他辦一個雜誌」。我因爲職務的關係，與文藝界的朋友，接觸機會很多，深深瞭解辦雜誌的痛苦！很多文藝界的朋友羨慕「自由談」的廣告多，文稿來源豐富，沒想到這一切的成果，都是君豪學長苦心孤詣親自奔走的。我因爲工作忙，君豪兄爲了我商量廣告的事，有時，要跑兩三次纔碰頭。他很瞭解專業單位的事，並不每期都要廣告，一年不過兩次，新年擴大號一次，下半年一次。而且他的廣告技術也非常技巧，常常用小品文字代替廣告宣傳，宣傳也恰到好處，並不亂吹亂捧，也不是登一個死板板的廣告了事。各事業機關因爲自由談銷路好，風行海內外，也情願在它的刊物上，一年兩次用另一種風格，刊上一段廣告，這真是難能可貴獨具匠心的一件事！

我有一次代表政府去巴基斯坦開會，回國後，他立刻找我寫一篇有關巴基斯坦的報導，我本不善長於

君豪同志 千古

謹論流徽

并中正

寫這類文字的，經過他熱心的鼓勵，也寫了一篇「天方異域巴基斯坦」，這個題目是他改題的，刊載後又被國語日報轉載，刊在該報的「國文選粹」的裡面。同學王瑞（筆名王施惠）是交大民國三十三年畢業的小老弟，是一位長於寫作的同學，他也受了君豪學長的鼓勵，在「自由談」上寫了好幾篇的文章。從以上的幾件小事看來，知道他創辦這一個刊物所化的心血，與他的成功，並不是偶然的了。

在他調到高雄以後，見面機會較少。去年，他調回臺北。每星期日上午，總碰到他携同夫人到浸信會懷恩堂做禮拜，因為我是該堂的會友，經常擔任主餐與招待的工作，每星期能與他們會一次面，寒暄幾句，也是引為快慰的一件事。

今年八月起，我的工作有些變動，外出的機會較多，有時做禮拜，也很少碰見他們夫婦，因為聚會的人多也不太注意。後來纔聽說他患了肺癌，又因為連續出差，沒有來得及看他，他已魂歸天國了！

十一月廿日下午三時的追思禮拜在懷恩堂舉行，聽到謝然之先生報告他的生平，參加的親友，無不潸然淚下，不禁默念君豪學長是「永生」在大家的心中。君豪學長真誠熱心，平易近人，與他會晤的人，都稱是「面臨春風」，沒有一個人不愉快的！他的逝世，不僅是同學中的損失，也是新聞界文藝界的損失，更是國家的損失。

痛 哭 君 豪

趙吳靜波

本文係節錄自由談所載——編者

和君豪結婚四十五年，形影相隨，不離須臾，共艱辛，歷患難。一旦他長暈不視，撒手塵寰，我竟極端反常的流不出眼淚，但覺昏昏噩噩，如夢似幻。人間慘痛，至於至極，乃會達到這樣的境界，確實令人不可思議。然而每當在迷茫之中，被兒孫輩的慟哭驚醒，見孝幔低垂，香燭繚繞，君豪在高



，你為何奪走吾家擎天柱似的君豪！

君豪一生忠黨愛國，盡瘁文化新聞事業。他誕生於民前九年端陽後二日，六歲束髮受書，就讀於興化

雄所拍的那張放大照片，栩栩如生，正以一種撫慰鼓勵的神情，凝望着我，——於是我驚地想起，一世恩愛夫妻，如今竟已幽明永隔，我再也聽不到他爽朗的笑聲，親切的叮嚀；我清醒了，這是殘酷的現實，而不是神志恍惚時的幻景，我立刻淚下如雨，痛不欲生。方期白首偕老，何堪中途一訣，死神

趙氏私塾，民二升昭陽小學，民六入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。江蘇興化，是他的故鄉。這座四面環水的城市，沃野百里，盛產魚米，古來即以人才輩出，風土